

**我**的家乡蓼城，从我记事直到现在，只存在过一个剧种、一个剧团，即京剧、京剧团。剧团里的男女主演像今天的歌星、球星一样被蓼城的人们关注、欣赏、崇拜，时间长了，男女老少都会哼几句京剧清唱，对于豫剧，既陌生，又蔑视，认为这个剧种很土气，姐姐们“文革”中到外地串联，外省人总说：“河南人吗，来一段豫剧吧！”姐姐们不屑地说：“我们蓼城人，只看京剧，不看豫剧！”

直到有一天，电影银幕上放映了豫剧《朝阳沟》，那具有浓厚生活气息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，那鲜活生动丰满精湛的人物形象，特别是那令人回肠荡气韵味无穷的唱腔，使小城的人如痴如醉，人们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惊呼道：“原来豫剧这么好听呀！”亲戚们见面就用半生不熟的豫剧唱腔打趣：“亲家母，您坐下，咱俩好好拉一拉……”更使人惊喜的是，“银环娘”的扮演者杨华瑞老师竟是蓼城走出去的游子，一时间，“银环娘”的弟弟、妹妹成了被关注包围的对象了。“追星族”们刨根究底，“哎呀，原来银环娘舞台下和栓保是夫妻呀！”这天大的秘密被探听到了，像风似地迅速传播到了小城的每个角落，大家又自豪又遗憾，自豪的是这么好的豫剧与我们小城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遗憾地是“银环娘”太厉害，小城的女子多有南方人的优雅，不应是这个样子呀。舞台上的人生与舞台下的生活让小城的人混淆不清了。从此后，豫剧就是《朝阳沟》，《朝阳沟》就是豫剧的概念在蓼城人的头脑中扎了根。

高中毕业后，我在乡广播站做零工，隔壁邮电所话务员马姐的丈夫，每星期六从城关到乡下与妻、儿团聚，团聚的重大形式就是到广播室求我为他们放《朝阳沟》唱片听，听着听着马姐夫妻俩就对唱起来：“俺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……”不到周末，马姐思念丈夫的时候，就央求我：“好妹妹，给我放一遍《朝阳沟》吧！”时间长了，我也迷上了《朝阳沟》的唱段，只可惜没有剧本，

# 永远的 《朝阳沟》

■雷桂华



复排后的《朝阳沟》

常常唱了上句不知下句，这个心思不知怎么被一个当时对我有好感的小伙子知道了，他专门跑了几十里路，从城里书店买了一本《朝阳沟》剧本，作为珍贵的礼物赠送给我。直到今天，我们家乡人还是很少看豫剧，十有八九的人终生只看过一部豫剧《朝阳沟》。我不管是到安徽去看大哥、还是到甘肃去看二哥，他们印象中的豫剧，都是《朝阳沟》。大哥在身患癌症卧床榻的时候，还专门让我买了《朝阳沟》盒带，托人捎给他听。

如今，我与话务员马姐早已失去

联系，送剧本的小伙子已经长醉不再醒，安徽的大哥也已病逝，但《朝阳沟》的艺术魅力仍在感染着今天的观众。

毋庸置疑，《朝阳沟》所反映的“知识分子工农化”的时代潮流，早已成为历史掀过去的一页。“知识经济”的序幕早已拉开，《朝阳沟》中被人嘲笑的银环娘对于银环“考演员、考大学”的要求，已成为当代父母望子成龙的正当期望；“银环下乡”已转换为“栓保进城”；打工仔“栓保”们已成为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的生力军。

然而，《朝阳沟》永远与我相伴。